



与木石居

侯军



大约十年前吧,深圳印章收藏家罗云亭先生赠给我一枚印章,印文是“与木石居”。他说,看了我家“上司”李瑾的“我拓我家”展览,发现展品里的大量拓片,除了木头就是石头。他就找出这枚出自名家的印章,说是送给我家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一块极普通的青田石印章,治印者却极不普通:边款上分明刻着方介堪的名号,篆刻大师无疑。云亭先生也直言相告,这枚印章有个残缺,石字的上边一横崩掉了一块,那就无法编入他的《勤月庐藏印》了,正好转给我们,也算是得其所哉了。

我回家把印章交给“上司”,她一见就喜出望外。我家“上司”生活俭朴,不喜张扬,从来不戴金银首饰,甚至连耳洞都没扎过,却唯独偏好木头和石头。先说木头:家具自然都是实木的,还四处寻购花板和木雕——家里墙上挂的、案上摆的、墙角堆的,触目皆是;论起产地,什么浙江东阳的、广东潮州的、云南剑川的,林林总总,如数家珍;说到品种,什么紫檀的、酸枝的、黄花梨的、黄杨木的,件件都有说道,直说得眉飞色舞。至于石头,就更是痴迷入骨——人家装修,楼梯下方的狭窄空间一般都会做成储藏室,李瑾偏要成为一个“池子”,不放水,专放石头。也不知她从哪里买来一大包黑白石头,死沉死沉的,“哗啦”一声全都倒进“池子”里,从此家里多了一个“石头空间”。公务出差或者外出旅游,无论去哪里,总要带些有特色的石头回来,直接扔进“池子”里,十多年下来,这个“石头空间”里存储下无数记忆的密码——这是黄山石,这是泰山石,这是庐山石;这是新疆的,这是青海的,这是甘肃的;这是戈壁石,这是大化石,这是黄蜡石……家里的空间并不大,她却搬来一座座新旧石雕,有菩萨像,有仕女像,还有一对半人的高石狮子。那年在北京高碑店古旧家具市场,偶然发现一块半截碑头,上面刻有佛像和梵文符咒,认出这是云南大理顺通一带白族墓地的石刻墓碑风格。她端详半天,说了句:“嗯,这个可以拓。”当即,连价钱都不讲,直接

刷了卡。我说你也太着急了,这东西未必是真的,况且也不值这个价。她却说,我喜欢,这个图案很少见,拓出来保准好看!原来人家的评价标准是“审美至上”。更离谱的是,她在山东水落坡相中了一块石雕《鲤鱼跳龙门》(见图题),怕送货途中磕碰,直接装进了小车的后备箱。可是没想到,装车时,有商家几个小伙子帮忙,卸货时,却只有我和开车的朋友来“干活儿”了,几百斤的石雕搬进家门,路虽不远,也有电梯,却硬生生把我肚皮“憋”出了“疝气”,也就是用力过猛,把腹膜撑破,肠子流出来了,不得不住进医院做手术“修补”窟窿……

不过,说实话,在“上司”的影响下,我也渐渐对木头石头生出了感情。对她的癖好不仅理解,而且共情,甚至情愿参与其中。毕竟,木痴石癖,自古便是文人雅好,难得遇上这么一个“不爱金银爱木石”的老婆,那岂不是中了人生的“头彩”吗?

你还别说,这些积年累月收藏的杂木乱石,在李瑾筹办“我拓我家”拓艺展时,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花板、石雕、木刻对联,等等,都成了她拓包下的“创作题材”,甚至早年收来的那几块老榆木板,也被她拿来制成了“木纹拓”——前不久,我看到某网络平台里推介一位名叫斯蒂芬·金的外国艺术家,专门拓印木桩纹理,还成了独树一帜的名画家。我就暗笑:这种创作方式,俺家“上司”早就运用到“我拓我家”的展品中了。还有那块顺荡佛像碑头,也被她精心拓了下来,好多艺术家朋友都喜欢这件拓片,在上面题诗作画抄佛经,皆成独特的艺术品。至于那块让我撑破腹膜的石雕《鲤鱼跳龙门》,不光在展览时广受好评,还有不少家里有孩子正在考学的朋友,点名让李瑾再拓一张给他们,还特意点明要用朱砂来拓,为的是要讨个好彩头。

李瑾的拓艺作品集《我拓我家》在2016年由西泠印社出版时,“木头”和“石头”被单独编为两个单元,占据了其全部拓艺作品的“半壁江山”——这绝对是

当初购藏这些木石杂件时始料不及的。

我在给这些拓片题跋时,常常写明是“题于寄荃斋”。寄荃斋是我书斋的雅号。上世纪80年代在天津寓所,挂的是范曾先生题写的斋名;90年代迁居深圳,寓所里挂的是我的书法恩师宁书纶先生题写的斋名;退休以后,自岭南回到北京定居,书斋还没挂上斋名。我本来想得简单,再找出一张书画家题写的“寄荃斋”名号(我存有若干张),裱好装框,挂上便是。可是,李瑾显然不太情愿。曾记得,在深圳房子装修完成时,因为她设计好在所有的房门上都用家人的印章放大刻木作为装饰,结果巡视一圈,却发现两层楼一共九扇房门,只有厨房和厕所的门上镶嵌着李瑾的印章,而我和女儿的书房、卧室,以及公用的客厅、单元门乃至起居间的门上,都是用的我俩的印章。她笑着自嘲说,瞧瞧,我把所有好房间都奉献给你们了,只给我自己留下了厨房和厕所。如今,北京的新家已入住快十年了,我蓦然醒悟到: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司”的“合理诉求”了。

自然而然的,我想到那枚罗云亭赠送给我李瑾的印章“与木石居”,这不是一个现成的斋名吗?对,就叫“木石居”。李瑾对这个斋号十分赞赏,认为是名实相副,正中下怀。我进一步跟她解释说,任何斋号都有斋主寄寓其间的特殊意义,而“木石居”的原意,源自《孟子》的一段名言:“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意思是说,舜帝与山野之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乐闻善言,乐见善行。这就比单纯讲亲近自然,亲近木石,更多了一层亲近善言与善行的意味。李瑾闻知,点头赞道:“嗯,这就更有深意了。行,就是它了!”

“上司”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斋名既定,她马上就约请深圳著名篆刻家陈浩兄为其治印一方。我建议她别只刻“木石居”三字,因为古代文人的斋号印,大多要刻上某某斋主,你这方印可否刻成“木石居主”?她摇头说,“居主”二字不好听,容易让人联想到“户主”之类的。我细细咂摸,确实觉得不够顺口。再一动念,忽然想到“木石居士”,这个怎么样?李瑾说“居士”不是佛家人吗?我又不信佛。我笑道:“其实,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居士’来做名号,比如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一听到这两个名号,李瑾登时笑了:“苏东坡和李清照,这两个人我都喜欢,行,我就叫木石居士啦!”

很快,陈浩兄就把一方小印刻好,我们回深圳过年时就拿到手了。李瑾还请深圳著名书画家周凯先生题了一幅斋名,这幅题字就准备在深圳寄荃斋了——这样一来,她也就不用再抱怨只“占”厨房和厕所了。至于北京的新居,她专程赴津,请老友尹连城先生题了一幅——为了体现其女性色彩,还特意挑选了一种淡粉色的洒金宣纸——当日携归京城,当即寻觅大小合适的镜框,当晚就高悬于书房的门楣之上。她让我给她拍张照片,连夜发给了尹连城先生。连城兄翌日清晨回信感叹:“你们也太快了吧!”

我回复道:“这,就是俺家‘木石居士’的风格!”

观画的人成了隔岸的知音。

到了明代,沈周(号石田)把钓叟请进册页,给了他一座“城市”。在《吴门十二景》里,石田翁画阁门外的运河,石栏、拱桥、酒旗、纤夫,一样不缺;而柳荫下,却蹲着一位蓑衣老叟,竿头垂线,距市声仅若丈许。沈周用淡赭在柳后抹一抹远屋,像给红尘加了一层纱,让“闹”与“静”只隔一纸。那老叟不避世,也不入世,他像一枚被岁月磨圆了的卵石,静悄悄在城市的掌心。

石涛的《春江钓叟》,泼墨横扫,水纹像被风抽乱的头发,柳条是墨痕甩出的鞭梢。钓叟不在船中,竟蹲在一块仅可容足的流石上,石被水拥着,像一枚巨大的黑色印章,盖在春水的信笺上。老人背对观者,蓑衣用干笔焦墨,擦得沙沙作响,仿佛一抖就会落下一阵墨雨。石涛题:“一竿在手,万象皆钓。”让老叟在激流里坐成一座不动的小峰。

中国画里的钓叟,是庄子的濮水,是严光的富春江,是柳宗元的“孤舟”,是张岱的“湖心亭”……他们都是在水边把自己放下、又悄悄捡起的人。山水的空白处,总留一截无钩之线,让后来者把各自的“放不下”系上去。于是,我们隔着绢素,隔着岁月,与那位老叟互为倒影——他钓的是“无”,我们读出的却是“有”;他坐成一块“静”,我们心里却翻涌着“动”。

有心摊开一张宣纸,学古人点染。墨未干,已问自己:要把那位钓叟安放在何处?是马远的雪,吴镇的雨,还是一处树荫?其实,笔在悬停间,心中已有一汪水;水静到极处,自会有一根黑线,从纸背缓缓垂下。那一刻,我就是钓叟,有许多流年旧事,正轻轻咬钩。

再往后,元人吴镇笔下的钓叟换了风格。他爱画《墨竹谱》,也画有《渔父图》。纸本上的江南水色,被他用湿笔晕染得几乎要滴下墨来。老翁把桨当枕,仰面躺在船头,斗笠盖住半张脸,只露一截白胡子。吴镇在题画诗里写:“忽闻渔父唱,聊发棹歌声。”原来那船是琴,桨是弓,水声是过门,他把自己也放进曲子里,让“唱”与“听”互文,让

经霜之美

张燕峰



朋友承包了一处果园。中秋节前夕,其他果农纷纷采摘上市,可朋友却不急不躁,气定神闲,等到落霜之后朋友才开始采摘。经霜之后的苹果,表皮色彩更加鲜亮,那是承蒙风霜亲吻祝福后留下的印记,咬一口,汁水丰沛充盈,满口生香,甘甜入喉,这些苹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原来,苹果经霜之后非但没有遭受损失,相反风霜成就了它的品质,提高了它的身价。不仅是苹果,很多水果也是如此,比如经霜后的柿子开始变得软糯,果皮变薄,糖分增加,不久即可食用。

“霜浓打白菜,霜威自安。”不见菜心死,翻教菜心甜。”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白菜诗。是啊,霜前的白菜菜帮生硬,像一个鲁莽的愣头青,一场秋霜,收敛了白菜的锋芒,去其生涩,给予它甘美醇厚的口感。

有些树木的叶子也是如此,枫树、黄栌、乌柏、槭树等植物的叶子经霜之后会变红,红得热烈纯粹,美得动人心魄。难怪诗人杜牧会满心赞叹地吟诵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不朽名句,难怪伟人毛泽东会怀着豪迈之情,写下气势磅礴的词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1975年临近国庆节的一天,是我一生难忘、永远怀念的日子——我在初教机上首次单飞。

空军云南某机场。清晨,一轮朝阳从巍峨绵延的滇岭冉冉升起,晨光熹微,清风拂面,长空碧蓝如洗。我们第一批放单飞的飞行学员精神抖擞,与教员一同列队在停机坪前,静听大队长作指示。大队长指示完毕,我们随教员各自走向即将托载自己首次独自翱翔蓝天的“战鹰”。教员帮我系好后舱安全带,俯身靠近我的座舱,语气轻松甚至略带调侃地说:“飞吧,小伙子,今天你就是这架飞机的司令员兼政委!”我不禁抿嘴一笑,心中那根紧绷的弦霎时松了下来。

“砰”——一颗绿色信号弹划破天际。十几架螺旋桨教练机同时启动,发动机的轰鸣如滚雷惊雷裹挟旷野长风,瞬间撕裂了黎明的宁静。

“58(我的学员代号),准备完毕,请求滑出。”“可以滑出,进入跑道。”耳机里传来塔台的指令。我平稳地将飞机滑入跑道,对准起飞方向。“起飞!”指令一下,我松开刹车,均匀推满油门,轻抵左舵保持方向。飞机加速奔驰,时速80公里时抬起前轮,120公里时如离巢雏燕,一跃冲天。

在离开大地的一刹那,惊喜与豪迈之感自心底涌起。高度30米,收起落架;50米,收变距;100米,准备一转弯。这是我独自驾驶飞机的第一个转弯,仿佛也是我青春之歌奏响的第一个音符。

1974年,空军恢复了中断近十年的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再次从地方中学招收飞行学员。我有幸首批入选。当我身着“上绿下蓝”的新军装,迈着青春的步伐走进“预校”大门时,心中充盈着自豪与荣耀。作为一个在飞行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我并没有太多新奇感,反而有一种“接班”的使命感如泉水般涌动。

清晨机场上战机的轰鸣,蓝天上银燕的翻飞、训练场上手拿模型反复演练的身影、运动场上生龙活虎的锻炼场景……这些画面,早已深植于我少年的记忆中。飞行员叔叔们的豪爽、硬朗与大气,深深影响着我;战机呼啸升空、尾曳白烟的英姿,常常进入我的梦乡,编织着我欲与父辈并肩翱翔的愿景。离开大院前一夜,一位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过国土防空作战的师首长叔叔把我叫到家中,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大院长大的孩子,当了飞行员,就是继承父辈的使命,要把当年我和战友们无畏精神和英勇气概传承下去!要当一名好飞行员,就要做到八个字:献身、勇气、技术、专注。”这番话让我深受感动,也在我选飞后沉浸着兴奋的心海中设下了第一座航标。

我驾着飞机进入了“二边”“三边”,高度300米,收小油门改平飞,接近“T”字布侧方,我下意识回头——后座果然是空的!真的是自己在飞!我的精神顿时更加集中。在机场正侧方上空,我放下起落架,“砰砰”几声,三盏标志灯齐亮,“58,起落架好,请求着陆。”“可以着陆”。塔台允许后,我飞向“三转弯”转入“四边”,收小油门下滑降高度,准备“四转弯”进入“五边”。飞行员中有句话:无论飞什么机型,先过初教机起落关。而“四转弯、五边着陆”,可以说就是飞行员冲向蓝天的第一道“关”!

“58总是拉平低,单飞往往放一放。”中队长在单飞前的检查后这样说道。一直预期首批单飞的我,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不甘、自怨、羞愧、失落……百感交集。大队长讲评时更严厉地指出:“有的学员学得快、飞得好,但思想飘、骄娇”二气重,地面上苦练不够,只凭小聪明是飞不出来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挫折,仿佛一记重锤敲在心灵深处。

夜幕降临,月轮渐升,几颗星星在云间时隐时现。老教员约我到宿舍后的山林边谈心。我们坐在岩石上,他先是轻松地开导我不要过分看重是否首批单飞,又如兄长般犀利地指出我的问题。大队长的批评,中队长的把关、老教员的谈心,构成了我人生的第一课。我明白了:飞行员的第一关是思想关,“我”字当头,杂念丛生,不仅影响专注,更会模糊“为谁而飞”的航向。我也更加理解了招飞时那位师首长叔叔说的话:空军是知识技术型兵种,战场上既要拼精神胆量,也要拼技术本领。技术不过硬,注定被动挨打。而技术不是靠天赋、运气或小聪明,只能来自地面苦练、空中精飞。

思想通了,一切豁然开朗。要如期单飞,唯有丢掉包袱,清除杂念,苦练到底。最后两天的考核前正逢假日,我拿着座舱风挡罩在训练场上反复演练动作,在模拟舱里专攻“拉平低”的技术难点。汗水在时间里流淌,要领在汗水中熟练,自信在熟练中增长。

考核日到了。原本我被排在第二批单飞名单,考核我的是团里教龄最长、阅历极丰富、声望颇高的团参谋长。见他坐进后舱,我不由心中一紧,但随即定下心神:豁出去了,不多想,只管飞好每个动作。一个起落下来,耳机里静得出奇。我下意识回头,见团参谋长双手搭着仪表板,像个乘客似的望着舱外。连续几个考核起落结束,关车解带出舱,他仍一言不发。我心里正有些打鼓,老教员走过来问:“58能第二批单飞吗?”团参谋长反问:“他带了多少个起落?”“六十几个。”团参谋长笑了:“给国家省点儿油吧。”58恢复第一批放单飞,还要往前排。小伙子飞得不错,我最满意的是他的自信沉着、熟练准确——单飞要的就是这个!”

“对准下滑点,检查速度、方向。”我退出“四转弯”后,塔台提醒传来。最关键的时刻到了。我调整油门,控制下滑线,压坡度抵舵修正风向,控制下滑方向。高度50米收油门减速,30米转移视线,继续收油门,带住杆抵住舵,保持下滑点和方向。6米拉开始,逐渐收光油门,近1米时按苦练的判断果断带杆拉平。“好!看好地面,拉两点。”随着塔台指令,我第一个起落就实现轻两点准确着陆:“飞得好!58,连续。”

首飞告捷!这是我独立飞向万里长空的第一步,是与敬慕的飞行前辈郑重“接班”的第一程,也是经历了挫折教训和磨炼锻炼的第一次放飞。有了这样的“淬火”经历,在后来的学习训练中,我第一个放空域特技单飞,第一批编队、航行单飞……毕业留教后,经过几年的锻炼,又在同期学员中第一个走向飞行指挥台。

也许是50年前那一次带着憧憬、经历锤打、破茧化羽的“单飞”在内心刻印太深了,面对后来人生中各种不同的“单飞”,我常被那次“单飞”的感悟深深影响。我领悟到,无论做什么工作,校正航向是最重要的,航向就是基于初心和理想确定的前行方向,是心理和理性选择的人生航道。只有不断地提升境界,放大格局,才会有正确的选择,才会飞向预期目标而不迷航。我明白了,几乎所有的“单飞”都要靠技能来完成,本领永远是精彩人生最坚实的支撑,而每一种本领都是辛勤的汗水浇灌而成。要永葆一种勤学善钻苦干的精神,不断增其能扩其才强其力,才能架起到达航向目标的绚丽虹桥。我还懂得了,“单飞”不是单打独斗,更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独往独来。“单飞”是众人托举出的作品,个人的成功往往是集体智慧和团结协作的结晶。要永远有一颗感恩、谦逊和互携互助之心,有一种团队协作意识,这样的“单飞”才会更踏实、更完美。

把刀耕火种的蒙昧蛮荒之地硬是变成了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的文明之地,改写了海南没有科考中举的历史。

经霜之美,美在坚韧,美在沉淀,更美在历经风雨后的从容淡定。就像自然界中的万物要经霜一样,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关键是我们要在低谷中的态度:要豁达坚强,要淡然沉潜、安之若素——千万不要浪费了那段自我砥砺、自我雕琢的好时光,千万不要辜负了命运的一番美意,那是成全,是历练,更是修为和成长。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无疑,这些古先贤们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因此当命运的寒霜袭来,不要悲观失望,不要畏惧害怕,不要垂头丧气,只要我们能像那些经霜的树木果蔬那样,在磨难中坚守,在挫折中淬炼,在打击中昂扬,便能在岁月的洗礼之下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经霜之美,书写出人生最动人的篇章。

满庭芳



这首词虚构了一个词人与天帝问答的场景,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实际上是词人的自问,“我归何处”正是词人对自我生命的终极反省和追问。李清照生性好强,才华横溢,在文学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可是当她暮年回顾自己这一生,却说“学诗漫有惊人句”,“漫”字有“徒然”的意思:我从小饱读诗书,也曾写出流传海内的诗词,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李清照这样问,并不是将人生的意义归于虚无,她是在认真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之后,在肯定自己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对人生发出进一步的追问。词的结尾所描绘的鹏鸟高飞九天、小舟往仙山而去的景象,更象征了一种高远向上的人生境界。

《淮南子》云:“春女思,秋士悲。”好像在飞逝的时光面前,女子只会感叹红颜老去,男子才会悲叹事业无成。其实像鱼玄机、李清照这样的知识女性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探索人生的边界,在爱情与家庭之外思索生命的意义。陈子昂曾感慨“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明代女诗人吴朏也有“我志苦未成,岁月忽已驰”这样的诗句。明清时期,随着知识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她们中的更多人开始意识到性别的不平等,不安于“相夫教子”这一传统的社会规训。王端淑不屑于摆弄针线,表示自己“昧于女红,徒解书史。不履不衫,超出簪珥”。顾贞立自负才华不输男子,放言“算编纂,何必让男儿,天应忌”,这些都是女性挑战社会性别角色的表现。

这些突破性别桎梏的“野心”,究其根源,一方面有赖于诗书滋养,启智开慧,另一方面有赖于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她们一旦